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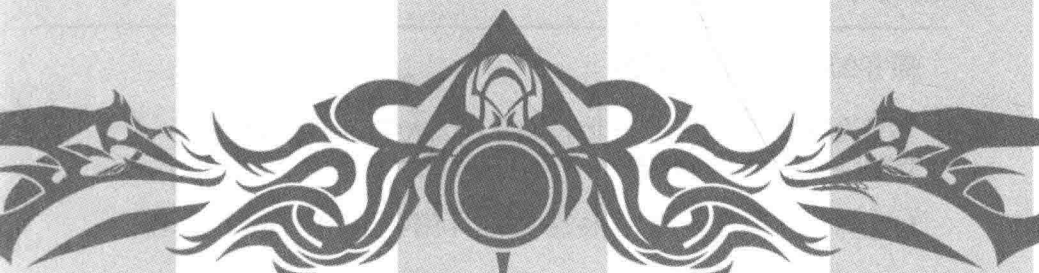
北纬
30
度

莽荒诡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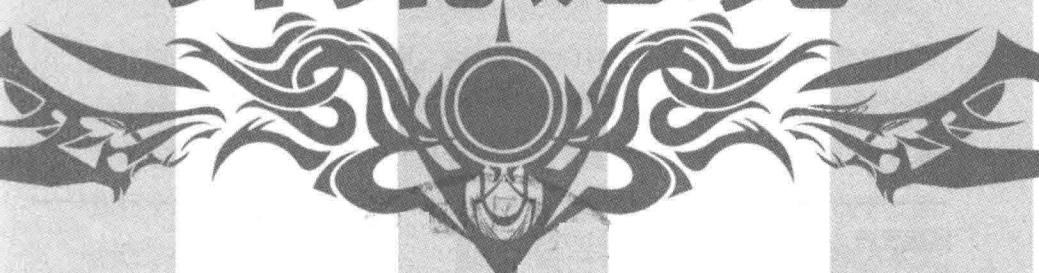
通向未知文明的探险之旅！

无意归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莽荒诡境



无意归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莽荒诡境.Ⅲ/ 无意归著.—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682-3893-9

I. ①莽… II. ①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2470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 18

字 数 / 234千字

版 次 /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35.00元

责任编辑 / 李慧智

文案编辑 / 李慧智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施胜娟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

“王教授，你说我们真的走出西青林了吗？”林从熙以手遮挡着正午的阳光，喘着粗气道：“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目的地究竟在哪里？”

王微奕缄默着，将目光如风筝一般地放远。可是山峦如雨后的春笋，矗立四周，恰似无力的西风，将王微奕的目光缓缓地拉扯了回来。他在心中暗念沈亦玄留下的最后一句寻宝秘笈“日穿针，沿金行”。这六个字比起前一句的“风雷潜，九锁林”似乎要易懂得多。很显然，是要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观看到特殊的太阳景象，从而获得破解线索，至于“沿金行”虽然有点歧义，可以理解成是金色的道路或者是金色的标记甚至是“金”字，但只要到了特定的目的地，见到了异象，就不难找到答案。现在困扰他们的是，究竟他们还要走多远？

“风雷潜，九锁林”虽然十分晦涩，但至少它点明了地点位于“林”中，而且他们可以结合其他的信息，猜测到西青林，但这个“日穿针，沿金行”着实令人有几分如坠云山雾里之感，只能像无头苍蝇般在神农架里乱闯乱撞，期冀幸运之神的降临。可是整个神农架这么大，他们的行动无疑是大海捞针，这让所有的人都不禁有些泄气。

冷寒铁心中亦堵着团棉花。这种毫无头绪的寻找，特别能击溃士气。它就像气球上的一个微孔，你看不见它，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是隔了一天回头来看，明显地瘪掉了一圈。那种软趴趴的感觉十分丑陋，让人平添几分无名之火。前几天，他们在森林里疲于奔命，屡次遭遇厄难，

甚至差点丧命，那时是多么希望能有平静的时光降临。可当他们真的如一根松针一般地掉落在神农架厚厚的落叶间时，无声无息，无可奈何，他却开始有点怀念那种命悬一线的紧张感。那时他至少知道自己在哪里，需要战胜的对象是什么，不似现在，找不到敌人，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几乎可以将人逼疯。可他却什么情绪都不能表现出来。因为他深知，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自己。他是队伍里的定海神针，只要他出现动摇，表现出一丝的烦躁，那么所有人的情绪必然崩溃。

王微奕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只能对林从熙的疑问置若罔闻。

“我走累了，能否休息片刻？”陈枕流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的体质没有冷寒铁这些军人好，心理素质也不如王微奕般波澜不兴，因此最容易被沮丧感所击败。

冷寒铁转头看了一眼花染尘，只见她脸色苍白，摇摇欲坠，很显然达到了体能的极限，心中忍不住幽微地叹了口气，下令大家就地休息。

楚天开等人重伤未愈，体力不支，全凭一股毅力咬牙支撑，一坐下来，顿时觉得心头的一口气散开，四肢百骸顿时如同涌进了无数只的蚂蚁，酸疼酥痒不已，恨不得闭上双眼，睡他个三天三夜。

王微奕喝了两口水，接过冷寒铁递过来的《神农奇秀图》，反反复复地再看了两遍，确认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没有遗漏，忍不住长叹了口气，头痛不已。自从走出西青林之后，他与冷寒铁、林从熙等人无数次地检视它，用尽各种办法，如正眼，侧着光来看，倒着看，甚至冒险用水泼过画面，用火烘烤过，却始终未能从中找出任何与“日穿针、沿金行”相对应的线索。王微奕甚至怀疑它根本就不是传说中的寻宝图，根本就是一幅写意画，或者说赝品。可是它奇特的质地、独特的画法却显示，它绝非是寻常之画，而是隐藏着极深的奥秘，并非轻易能被人解开。

明知图中有真意却无从辩解，那种无力、无助、无望的滋味就像是一口最辛辣的芥末，刺激得王微奕只能张口吸着丝丝冷气，然后额角青

筋暴涨，恨不得将画团成团，再一脚一脚地踩上去。

冷寒铁见到王微奕的神色，心中了然，收回图，自嘲道：“若是跟踪我们的那支队伍还在，纵观我们这几日的路径，恐怕会以为我们在布下疑阵吧。”

王微奕悲观地道：“老夫无能，有负重托，这图这秘笈，竟然未能解开半丝半毫。唉，连累诸位跟着我数日无谓地奔波，实在是……”说完连连咳嗽起来。

林从熙虽然对这几日里的辛苦颇有怨言，但眼见王微奕这般自责，却也有几分于心不忍，“王教授，你别这么说。照我看，这《神农奇秀图》就像一把结构严密的锁，看似牢不可破，可只要我们有朝一日找到了它的钥匙，一切疑问也就迎刃而解。就是这个钥匙，哎，真有几分令人挠头。”

冷寒铁将图“嗖”地丢进背包，“正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神农奇秀图》若是与我们有缘，自然哪天就会向我们敞开它的奥秘；倘若无缘，也就随它去，权当我们没有找到它。我决定，接下来我们不再受羁于图与秘籍，而是按照我们的方向和方式来行进。我就不信，找到金殿就必须依据图与秘籍的指引，步步为营才行。这神农架说小不小，可说大也不大。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哪怕多花些时间，定然也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卜开乔、染尘姑娘，接下来还要多辛苦二位，多看四周的环境，多听山里的声音，看看有什么异样的地方。只要找到这山里有任何人为的痕迹，我们就循迹追踪到底，肯定可以找到线索。”

休息了大半个小时，众人喝了水，吃了干粮，又躺了会儿，渐渐地缓过劲来。冷寒铁走到花染尘面前，注视着她因中毒及劳累而变得苍白的脸，内心纠结不已。

花染尘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勉强绽开一个笑容道：“冷长官，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冷寒铁暗中长吸了口气，道：“我想请染尘姑娘帮忙开启耳力，倾听下这四周，看是否有什么异常之处。”

花染尘虽然长有一双灵耳，甚至能够听到数百米外一只蚊子振翅的声音，但这种极致的耳力需要她全神贯注、集中精力方可做到，而这极其耗费体力。在她正常的状态下，一天里凝聚耳力最多不能超过三次，否则就会如同大病一场般元气大伤。而今她已羸弱不堪，侧耳倾听是对体能的极大挑战。

然而花染尘听到冷寒铁的这个请求，却如同听到了敕令般地舒了口气，欢快地应答下来，“我还以为是什么呢，这个小事，我现在即做。”

一些话含在冷寒铁的嘴中，但临到最后却还是没有吐露出来，只化作心底深深的一声叹息。

花染尘静坐，屏息，整个人如同入定了一般，只有耳翼微微颤动着，就像一个雷达般，捕捉森林里的每一个细微声音。众人端坐一旁，大气也不敢喘下，生怕惊扰了她的用功。

约莫三分钟过去，花染尘睁开了双眼，额角汗珠涔涔，浸得鬓角有几丝凌乱，更增加了几分楚楚可怜之态。她不无疲惫地说道：“我听到有流水的声音。”

坐在一旁紧张等待的林从熙闻言不禁大失所望，“流水有什么奇怪的？这里是山林，又不是沙漠。没水才是奇怪的吧？”

冷寒铁瞪了他一眼，对花染尘道：“继续说下去。”

花染尘道：“我听到水流从高处落下的声音，如同瀑布一般。”

林从熙精神一振，刚想插嘴，看见冷寒铁如寒冰一般的眼神，顿时将所有的话语全都闷死在腹中，瘪着嘴继续听花染尘讲下去：“而且那水流冲撞之声有些发闷，听起来十分遥远，似是存在于地下，或者山脉之中。”

王微奕身体微微一颤，“山脉中？染尘姑娘你可确认？”

花染尘犹豫了下，道：“我今日精神有些不济，只听得隐约是，但无法辨清。要不容我再听一次吧。”

冷寒铁急忙伸手将她拦下，“不了，你已经耗费不少体力，再听一

次恐怕对你伤害极大。我相信你的判断。”他将目光投向距离他们约有一公里处的一座山峰，“难道它里面真的藏有一条瀑布？”

山脉里藏有瀑布……这听起来十分匪夷所思，然而对于众人来说，在神农架里有神秘、怪异才是正常的，因为神秘、怪异代表着他们探寻的方向是正确无误的。

只是王微奕、林从熙等人进入过一回地下洞窟，九死一生，因此对它有着极深的心理阴影。但想到不冒险一回的话，就只能在森林里兜兜转转，恐怕穷尽一生的时间都未必能找到金殿的入口，又有一番心动。

冷寒铁沉思道：“如果山脉中真的别有洞天的话，那么定然是有洞穴通到地面。我们又该怎么找到它呢？”

王微奕捻着胡须，道：“什么东西最喜洞穴呢？”

林从熙道：“这个多了去了。你看，老鼠、兔子乃至屎壳郎、蚂蚁等都爱打洞，都住洞里。可是我们找到它们有什么用？它们的洞我们又钻不进去。”

冷寒铁狠狠地剐了他一眼，对着王微奕道：“王教授的意思，莫非是让蝙蝠来当向导，为我们带路？”

王微奕抚掌道：“冷长官不愧是智勇双全之人，一下子就猜到了。老夫佩服佩服。”

当冷寒铁等人爬到山顶之时，天色已冥暗。这是冷寒铁的主意。只有在最高处，才可以一览众山小，将整座山林间的动静尽收眼底。冷寒铁安排每个人各负责一个角度，再将背囊中剩下的两个望远镜分别交给巴库勒与陈枕流，让大家严密监视蝙蝠群的黄昏出动。

蝙蝠是喜阴的动物，习惯昼伏夜出，白天的时候多半栖息于洞穴、缝隙之内，等到傍晚或者晚上的时候再出动觅食。如果花染尘所听到的声音为实，整座山脉中真的藏有一个瀑布，且有入口通往地面，那么这个洞穴就是蝙蝠的洞天福地，它们定然不会放过这么一个绝佳的栖身之处。而聚集在洞穴之内的蝙蝠数量亦肯定相当惊人，黄昏时分群体出动

时将蔚为壮观，从高处观望应不难发现。

果然，不多时，眼尖的卜开乔欢呼起来：“瞧，蝙蝠云出来了！”

众人随着卜开乔的指尖望过去，只见密林之中，有一团黑影升腾而起，将薄暮冲撞得七零八落，但很快就被苍苍茫茫的山林所收服、消融。黑影似乎并不甘心，过一段时间再度派出一支大军，向暮色中的山林发动猛烈袭击，但再度被山林击溃，化成一个个个体，消失在数量远超它们的茂密树叶之后。这一幕发生在转瞬之间，并且隔着距离与暮霭，看上去十分朦胧，也只有卜开乔这种拥有敏锐眼力的人才可以将它们捕捉到。

冷寒铁抓过一个望远镜看去，见那些黑影果然是蝙蝠的聚群，脸上忍不住流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

林从熙开始理解为什么要将卜开乔和花染尘编入队伍中。在神农架这种荒蛮之地，他们要想找到被岁月掩埋、丛林覆盖的奥秘，除了仰赖运气外，确实需要一些超能力。

冷寒铁在心中大致做了一个地点定位后，催促着众人赶紧下山，赶赴山洞。

林从熙嘟囔道：“天马上黑了，这个时间点赶路，不就是给野兽们送晚餐去的吗？”

冷寒铁脸微微抽搐了下，道：“你想白天再去送死，我不拦你！”

王微奕打圆场道：“林小兄弟，冷长官这也是为大家着想。瞧先前的动静，那洞里的蝙蝠少说也有上万只。若是我们白天进去，它们全都聚集在洞内，一旦惊起，成千上万的蝙蝠齐齐对我们发动攻击，就算是大罗神仙恐也难脱身。眼下这个时间，蝙蝠正好外出觅食，留在洞内的有限，我们赶紧通过才是周全之策。”

一个小时后，冷寒铁等人奋力拨开缠绕在洞口的各种藤蔓，从枝蔓横生的树木间勉强挤进去，进入十分隐蔽的洞穴。目睹洞中的景象，林从熙的额头汗水蜿蜒而下，开始理解冷寒铁趁夜行动的用意：从洞口进来，初时狭窄，仅容一个人侧身而过，或者两只蝙蝠并排飞出，然而前行三

米，眼前豁然开朗：只见一个有数百米高的洞窟拔地而起，就像是欧洲那些巨大的教堂的宏伟穹顶。洞窟延绵有数公里，空旷无比，然后全都被不计其数的蝙蝠占据了！光是地面上的蝙蝠粪便，就有三四十厘米厚，人踩上去，发出“哧溜”的恶心声音，阵阵恶臭熏得人几乎要晕倒过去。不时有逗留在洞内的蝙蝠被冷寒铁他们手执的火把光芒惊起，从他们的头上掠过，发出刺耳的声音。

冷寒铁等人连成一排，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捂着口鼻，强忍着令人作呕的气味，一脚深一脚浅在“粪便泥沼”中前行。忽然间一只翅膀张开足有一米长的巨型蝙蝠冲着唐翼直扑而来。在灯火的照耀下，巨型蝙蝠尖嘴大眼显得格外狰狞，超大双翼鼓起的气流卷来一阵的腥臭。饶是唐翼久经战场，却仍吓了一跳，他不假思索地举起手中的火把，对着巨型蝙蝠的脑袋狠狠地击打了过去。

巨型蝙蝠仿佛知道危险，在火把砸到它的脑袋之前，猛地转身，斜斜地掠起，翅膀扫过花染尘的肩膀，将她吓得花容失色，失声尖叫。而唐翼用力过猛，扑了个空，手中的火把脱手飞了出去，砸在石壁上，溅起许多火星，烫灼到栖息在石壁上的四五只巨型蝙蝠。它们疼痛及受惊之余，慌忙扇动双翼飞起来，有的径自撞向边上的蝙蝠，将更多的蝙蝠惊动起来。如此形成连锁反应，片刻之间，几乎整座山洞里剩余的蝙蝠全都被从睡眠状态下唤醒，尖叫着在山洞里四散飞行。

整个山洞里栖息的蝙蝠数量至少有三四十万只，尽管大半的蝙蝠已经外出觅食，但留在洞内的仍有一两万只。一两万只感觉受到生命威胁的蝙蝠齐齐在山洞里飞舞，单是那尖锐的声音就足以撕裂人的耳膜，而它们振翼所卷起的气流几乎将整座山洞积攒了数千年的粪便臭气全都搅动起来，强烈的气味刺激得众人双眼流泪，胸口发闷，几乎窒息。更要命的是，这些靠超声波来导航的生物如今在一团混乱的情境下，完全丧失了本能，许多如无头苍蝇一般地撞到石壁上、其他蝙蝠身上，然后更多的是像一颗颗小型的炮弹砸落到冷寒铁等人的身上、火把上以及脚下。

单薄且胆怯的花染尘，以及失去一只手重心不稳的巴库勒在惊慌及躲避之中不慎摔倒，整个人差点被淹没在粪便之中。

而众人手中执拿的火把在蝙蝠接二连三的袭击之下，不是被气流吹灭，就是被撞落在地。整个洞穴陷入一片黑暗，一时之间只听得蝙蝠在头上“嗖嗖”地乱飞，有肉翼或者爪子戳向人脸，引起一连串的闷哼或者惊恐尖叫，无形中加深了众人心头的恐惧感。

冷寒铁眼见情形危急，一把扯下外衣，将它抡在手里，如风轮般挥舞。那些蝙蝠一旦靠近，即被一股罡风震落在地。唐翼从仅剩的背囊中翻出一把手电筒，拧亮了，招呼众人猫下腰，躲在冷寒铁外衣所形成的保护圈内，相互推搡着往前走。

被众人包围在中心的花染尘忽然失声道：“什么声音，这么刺耳？”

冷寒铁闻言心头一紧，不待他做出反应，只觉得抡得浑圆的外衣上被一个重物狠狠地击打了下，手底微微一麻，劲一下子泄掉，原来滴水不漏的防势登时垮掉。

唐翼急忙将手电筒的光芒照了过来，待看清眼前的怪物，忍不住大吃了一惊，“天哪，蝙蝠王！”

立于他们不足一米之遥的是一只超级蝙蝠，双翼展开约有两米长，凸起的眼睛瞪圆如灯，两只大耳朵高高竖立，最可怖的是它那尖长的嘴大大地张开，露出里面的獠牙，仿佛随时准备将人生吞进去。

所有人的汗毛全都竖立起来——谁都不曾见过这么大的蝙蝠，而且还这么丑陋、凶狠，活脱脱就是一个地狱来的使者。

超级蝙蝠尖锐地叫唤着，声音就像是金属片摩擦发出的怪声，听得人恨不得将耳朵堵塞起来。它猛地朝冷寒铁等人扑了过来，身在最外面的楚天开眼疾手快，一脚踢在它的肉翼上。它登时恼怒了，双翼剧烈地扑打，对准冷寒铁一行横掠过来。

楚天开急忙抡起手中已经熄灭的火把，用以抵挡，然而他重伤尚未痊愈，行动有所不便，终究慢了半拍，蝙蝠的左翼扫过站在外围的楚天

开以及林从熙。这超级蝙蝠的一扫威力不容小觑，楚天开的大腿顿时被划开了道血痕，而林从熙则被它扫得几乎要跌倒。一想到满地上都是蝙蝠的粪便，如果栽下那是真正的狗吃屎，林从熙下意识地双手在空中胡乱挣扎，一把抓住超级蝙蝠的肉翼。顿时如同溺水者抓到救命的稻草会紧紧不放一般，林从熙使出吃奶的力气死死地攥住超级蝙蝠肉翼，身形踉跄地被它带动着。他心头一着急，小跑了几步，一翻身跃在超级蝙蝠的背上。超级蝙蝠展开双翼后虽然长达数米，但肉身却比林从熙要小一轮。林从熙又刚好跃到它的后背部，双腿下耷，于是不自觉地被它带动，双脚抵地交替用力踩步，到最后都不知道是他推动着超级蝙蝠往前走，还是超级蝙蝠带动着他往前跑。忽然他脚底下一空，整个人急遽地下降——岩洞里有个断层！超级蝙蝠带着他朝着深渊滑翔下去。

林从熙吓得哇哇直叫，然而却很快被冷风堵住了嘴。超级蝙蝠和先前的那些巨型蝙蝠都属于狐蝠。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蝙蝠种类，体型远较一般的蝙蝠大得多，最大的双翼展开有近两米左右。由于头型似狐，口吻长而伸出，故称狐蝠。狐蝠第一、二指都有爪，日间成群倒挂在大树枝上，夜间成群出动，觅食野果、花蕊，对果园危害极大。每胎一仔。冬季隐藏于洞穴中冬眠。载着林从熙的这种狐蝠堪称最为巨大的蝙蝠，然而它的体重也仅区区十多斤，所以尽管其双翼展开极长，但就算竭尽全力也无法载动起林从熙一百多斤的体重，因此被他压得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一直往无尽的深渊坠落。

急遽的下坠让林从熙魂飞魄散，然而更让他感到惊心动魄的是这个深渊实在太深了，深得简直就像一个无底洞！由于四周一片漆黑，他无法看到四周的情景，只能感觉到耳畔的风呼呼作响，四周的温度越来越低，仿佛跌入了一个冰窟一般。这种目不能视物、下坠之势无穷无尽的感觉更增添了人心头的恐惧感。林从熙的生命中从未像现在这般漫长。他的大脑内如同快速播放电影一般，飞快地闪过生命中的一个一个片段：

少小时父母双亡，他寄身于叔叔家中。叔叔是一走乡串户的货郎，

收入微薄，勉强维持着一家四口之用，如今多添了一张嘴，顿觉捉襟见肘。婶婶对他极为不好，一日只给他两餐残羹冷炙，且成天喝令他做这做那，稍微不如意就对他非打即骂。叔叔虽然看在眼里，然而囿于现实生活的困顿，长年累月奔波于外，只能略微劝婶婶两句，再躲在暗处长叹一声，自觉愧对兄长。那时的林从熙对于世界的看法一片灰暗，甚至屡有追随父母而去的轻生之意。

林从熙 12 岁时，有一个杂技团经过村里，摆了两天的场子。这是他童年中少有的带有一丝艳丽色彩的时光。那些杂技演的演员或滑稽，或惊险，让人瞠目结舌，心摇神荡。婶婶见状，少不了责骂他几声痴呆样，后来忽然心动，跑到杂技团老板处问他们是否需要人手，需要的话就将林从熙带走，分文不收。杂技团老板见林从熙虽然瘦骨嶙峋，但眼神灵活，动作伶俐，是块学杂技的料，于是满口应允下来。双方很快签了份契约。就这样，婶婶将林从熙“送”给了杂技团，为摆脱了这个累赘而感到欢欣不已；杂技团老板免费得了个人手，亦十分高兴；林从熙也很乐意离开那个没有半点温暖的家，而且杂技团的生活看起来是那么的新奇，对他充满了吸引力。似乎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唯一黯然神伤的是他的叔叔，林从熙出走当日他在外做点小买卖，回家后见不到林从熙，他跪在兄嫂的灵位前有一两个小时，为自己辜负他们所托而忏悔不已。

杂技团的生活就像是放烟花。远远地看着感觉绚丽无比，可是真的靠近了，却会被那些烟雾尘霾熏得泪流不已。训练中，林从熙几乎每天都要疼得哭上几回。经过一年左右地狱般的训练之后，他出师了，可以表演高空走绳索、空手取物等杂技，另外在穷得揭不开锅时，他也会被杂技团老板强迫着去偷盗。杂技团的生活总是漂泊不定，四海为家。在残酷的现实磨砺之下，林从熙成了一名社会底层中的“老油子”，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且会察言观色，从一个人的衣着、走路姿势判断出对方的家境、性格、心情、藏钱的地方等，并快速地与对方套上近乎……

在林从熙 19 岁的时候，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杂技团的老板

在一次演出中，因为与一名地痞发生了冲突，被对方狠狠羞辱了一番，心中怀恨，于是夜里带了一名练飞刀的杂技员，将地痞射杀在巷子中。很快东窗事发，老板及那名杂技员被捉拿归案，整个杂技团就此解散。林从熙先是有点怅然若失，就像是一名乘客在狂风暴雨之中被抛出小舟，掉入水中。虽然同样都是浸水，但身在小舟上总觉得心里踏实一些。可是流落到社会上一段时间之后，他渐渐地喜欢上了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于是他走南闯北，当过苦工，做过小偷，扒过火车，走过千山万水。他就像一条泥鳅一般穿梭于各座城市、各个阶层之中，渐渐地身上结上了一层厚厚的痂。对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他始终怀着白眼，乃至仇恨。他忘不了婶婶对他的呵斥，也忘不了杂技团老板对他的鞭打以及逼良为盗。他的生命缺少温暖，缺少色彩。无论他走得有多远，看过多美的风景，总是无法感动，无法找到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加深了他的绝望，以至于他认为自己的出生就是一场错误。

在他 22 岁的时候，命运再度迎来转折。他在经过一个小山村的时候，偶遇一个不慎跌入深谷中、摔断了腿的土夫子（即盗墓贼）。出于一时的怜悯，他将土夫子背了出来，寻了些草药替他敷伤，最后将他送至小山村的郎中家中加以治疗。土夫子感激他的救命之恩，给了他两个从坟墓中掏出来的、铜锈斑斑的青铜杯。他本来觉得以为它们就是个破烂，谁知道拿到城里找了家名叫“聚宝斋”的古董店一问价，竟然是西周时期的古物。“聚宝斋”的老板愿出价 500 块大洋收购。这令他目瞪口呆，觉得匪夷所思，同时对于古董行业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于是他跟老板商量，两个青铜杯他只收 300 大洋，条件是他留在“聚宝斋”里打工，一方面学点古董知识，另一方面也可以去收货、出货。“聚宝斋”老板见他一副猴头猴脑的精明样，天生的生意人，当下里一拍即合。

林从熙在“聚宝斋”前后待了 5 年。这 5 年，是他一生之中最为安稳、最为怀念的日子。正如“聚宝斋”老板所揣度的那般，他天生是个古董人。在没日没夜地疯狂恶补了一通古董的鉴赏与保养知识后，林从熙开始重

新踏入江湖，与三教九流之人混在一起，披沙沥金，收购各种来路的古董。其中既有破落贵族典卖的古玩玉器，也有平头百姓从床底翻出的家传之物，但最多的仍是土夫子从各地坟墓中扒拉出来的冥器。时值日寇侵华时期，兵荒马乱，政府对于民间的监控能力极弱，加上人民四处逃命，许多祖坟都只能弃而不顾，这给了土夫子极佳的可乘之机，全国上下发掘了大量的古墓，无数的奇珍异宝从暗无天日的地底下重见天日，汇入林从熙这样的古董掮客手中，进而流落到世界各地的达官贵人的屋邸内，成为他们赏玩的器具。林从熙后来曾粗略地估算了下，流经他手中的各类古董至少在三千件以上，价值数十万大洋，至于卖出价更是个天文数字。

不过正如俗话所言，终日打雁，终被雁啄瞎了眼。或者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5年后，林从熙在一次收购古董中出了意外，被卷入了一场纠纷，幸而被人救下，从此生命轨迹再度发生变化。他退出了“聚宝斋”，自立门户，成为“诚意斋”的掌柜，从此开始了扑朔迷离的生活，直至被抓到军舰上，强行塞入神农架寻宝的队伍中。

所有的经历在林从熙的脑海中过了一遍，历历在目。他想起了一个传说：人在死亡之后，灵魂会将曾经走过的每一个脚印全都拾起来，也就是重新走上一遭，然后才会安心投胎。“是否我命就丧在这深渊之中呢？”他不无悲凉地想：“若真的是，恐怕就是尸骨无存，将来无人可以祭拜，永远沦为枉死城中的一个孤魂野鬼吧。”

在林从熙的感觉中，他在狐蝠背上潜伏了有一个世纪之久，下沉的距离至少有上万里，但事实上他跟随狐蝠一起下坠了有四百米——这对于一个地下暗洞而言，仍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就在林从熙感觉黑暗无穷无尽、深渊无边无际的时候，他忽然看到了一片璀璨晶莹的景象！

初时林从熙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或者是已经命丧深渊，灵魂飘至苍穹看到的奇迹，然而狐蝠的振翅声却让他很快就回到现实中：这不是错觉，而是真实景象！俯瞰底下，他心头的震撼难以言喻：幽深的空

间中，如繁星般闪烁着无数的光芒，每一道光芒都在空气中流转，像一簇簇在空中轻舞飞扬的发光蒲公英，那么迷人，又那么神秘，甚至流露出一丝丝的诡谲——林从熙记得自己有一次夜里登临香山山顶，远眺北平城，只见万家灯火辉煌，仿佛是玻璃瓶中的一只只萤火虫，发出微弱而又醒目的光芒。如今他看到的地底情景，与当日里在香山顶上看北平城如出一辙。“难道地底深处存在着一座城市？”这个疯狂的念头让他头晕目眩。

人类一直都认定天上是住着神仙的，如玉皇大帝和嫦娥，但极少有人会去认为地底深处也有人类生存。因为天上有太阳璀璨如火，有群星多如恒河沙数，而且看上去是那么的广袤、缥缈，可是地底之下却是暗无天日，且似乎被土壤、岩石塞得严严实实。若说是有穴居之人尚可理解，倘若说有人长年累月生存在地底之下，甚至还创造了绚烂的文明，那就是件匪夷所思的事。

不过也有另外的说法：人类最早是在地下生活的。他们对黑暗、狭窄、密不透风、地震频繁的地下世界抱怨不断。但与此相邻的一个世界里，西方有微弱的黄光，北方有闪烁的白光，而南方有朦胧黯淡的蓝光。随着知识见识的不断增长，他们的外形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像是现在的人类了。于是，太阳父亲派了两个儿子来，经过跋涉，带领他们来到了第二世界。这里同样黑暗无边，但是空间却要大得多。他们在这里又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然而人类还是不满意，于是，他们又进行了迁徙。在相继经过了第三世界、第四世界后，他们终于在太阳父亲的指引之下分批陆续到达了第五世界——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知”与“观”的世界，第一次见到了光明和大地。同时，在漫长的摸索攀登过程中，人们分成了6个队，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化。也就是6种人的祖先：黄色的、红色的、白色的、黑色的、褐灰色的、混合色的。但是途中有大量的人失踪或是掉队了。这时的人类皮肤冰凉坚硬，布满鳞片，视力极佳，能够在黑暗中看清任何东西，耳朵好像洞穴中栖息的蝙蝠一样敏锐。

他们的脚上有蹼，一律长着尾巴。又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慢慢习惯了光明的世界，学会了用双脚行走，用衣服遮挡保护身体。这就是最早的人类由来。

事实上，自古以来，关于“地下世界”的传说屡见不鲜。苏联探险家奥先多斯基在蒙古旅行时，一个赶骆驼的人告诉他，在蒙古的地下有一个巨大的国家，当地人称它为“阿卡达”，这个王国的都城叫作“香巴达”。这里的统治者才是真正的世界之王。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资源卫星在高空探测发现，中国地下遍布着一个密密麻麻的隧道网。隧道的总开口，据说在印度的废都叶罗阿、蒙古的诺于库尔湖附近。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霞斯塔山、秘鲁的安第斯山脉内地，以及日本九州大分县，都有通往地下王国的出入口。

早在190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卡斯特山脉中一个叫布朗的采矿者，无意中发现一处类似巨人住的人工地道。洞穴中有用巨大铜锁锁住的巨大房舍，墙壁间有黄金铸成的盾和人类从未见过的物品，墙壁上还画着奇怪的图画和文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一士兵希伯，在和侵缅日军战斗中与战友失散被遗留在森林，有一天他无意中发现一处被巨石隐蔽的洞口。希伯冒险进入洞内，发现里面被人工光源照得亮如白昼，俨然是一处庞大的地下城市。希伯正看得惊迷不已时，突然被卫士抓住，一关就是4年，后寻机拼命逃出。据他说，这个地下王国通向地面的隧道有7条，分别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开有秘密出入口。

1968年1月，美国TG石油公司勘探队在土耳其西方大洞穴地下270米的地方，发现地底四通八达的岩盐隧道。洞顶高约4~5米，洞壁光滑平整，显然为人工打磨而成。洞内到处是蛛网似的根洞，俨然一个迷宫。在其中一条支路上，有个身高4米的全身雪白的巨人，无声无息地出现在6名勘探队员的面前，眼睛发出像日光灯般的光芒，并发出轰隆轰隆的吼声。其声浪竟然掀倒了6个勘探队员。6人中有1人遇害，5人侥幸逃出。